

鸚鵡緣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四十編

下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鸚鵡緣下冊

第八章

明日夫人晨起。卽令人傳早餐。且令店人呼其侍者起。言將行矣。夫人發言後。卽至餐堂中。堂中牆上。寫印度人行獵狀。虎色盛黃。與淡黃之人。博天青而樹綠。夫人僞爲看畫。如有所思。及太司當入。夫人始愕顧。太司當脫冠。近夫人之前。夫人對之而笑。其笑也。獨太司當知之。他人莫知也。夫人曰。毓郤西爾。爾與我同時御晨餐。勿延晷刻。飯時卽令備馬。二十分鐘車發。離此逆旅矣。及至第二站時。太司當仍脫冠。近車門。取夫人進止。夫人示意令坐。其旁至車出村莊而止。夫人不言。但堅執其手。以首抵其肩。秀髮爲風所振。時時拂太司當之面。夫人雖不言而言。已絮絮均在眼波之

中而太司當尤小心謹慎防一失言爲此奇女子所哂實則太司
當誤矣婦人之深沈特矯爲此態非復能奇大抵婦人類多如此
其少異者形式耳夫人忽曰爾愛我乎太司當曰胡爲言此吾乃
能舍爾不愛耶夫人曰爾能永矢弗諼乎曰誓以終身夫人沈吟
曰旣云終身魯意如何太司當曰何爲更言魯意請夫人勿言其
人但言己身夫人曰爾語我乎安知爾不嗤鄙吾身太司當曰安
有是心夫人曰吾目但視愛情而已雖極自由恐爾未必如我我
思爾我相處之將來行且立碎雖有愛情安有幸福太司當曰天
主胡爲不償爾所願意豈夫人謫從天上而淪人間耶夫人曰此
孺子之言不言性情但作理想故男子之愛人易淡也嗟夫太司
當汝不見吾所居之湖莊乃爲人間勝境地旣幽閼良宵風月可

以雙宿雙飛耶。太司當曰：何人能梗吾歡？夫人曰：吾有一事，足以奉白。當吾至爾家時，曾留書魯意，令其一月後單車至此。魯意數日後或來湖莊也。太司當不能答蓋愛魯意之心，至切。雖爲新歡所梗，固未忘當時故劍。然此時命運只好聽之造化，知後此之事必愈出愈幻，令人不可思議者，乃未遭奇遇時。上帝乃先賜新得之玉人，爲之消遣，自謂亦無遺憾。於是回顧視夫人於情愛中，却含感恩之意。且謝曰：可以希望。夫人曰：奇哉！汝何希何望？詎望魯意之來，則爾已不愛我。若希望魯意之不來，則又不愛魯意。太司當曰：吾望魯意自有幸福於巴黎，不必遠道尋夫。夫人曰：謝爾惠愛，然吾心公，不類他人之自私，但顧一身之愛情而已，亦不計以新間舊。太司當聽之，果魯意不來者，則爾命屬我，我命亦屬爾。

則爾我終身纏綿在彼間大有樂趣彼此相依爲命我將忘世界之人亦使世界之人渾然忘我汝欲之乎且我生未嘗妄愛一人設天主非簡爾賜我者決不能以將死之太司當擲於道旁以待我之救區區巴黎有何足惜可以終年不歸卽世界亦復何惜我且恨之不已況吾湖邊有二宅似同產之姊妹其連絡正如爾我之愛情天主未以天堂招我時我卽以此宅爲天堂不可耶此卽我之心期試仔細思之謂我尙不愛爾乎脫魯意一來則生活與幸福並同特所處今日之地位非我也彼也爾卽不能與我同行但與魯意並肩於湖上我則遠立而凝望且能助爾之和諧至熱眼觀人謂此心無動者亦屬妄言當黃昏月上見爾二人把臂同行凡彼與爾所言卽吾之所欲言凡爾與彼所言卽吾之所欲聽

吾安能不加愁煩入諸幽室而嘔泣太司當不待其言之畢卽曰
賢哉恩海厄吾心愛爾不能置也夫人曰安能不愛然吾年來所
行事異於常婦人者卽不識愛情之眞際我願檢得情人同至遐
方自爲生活今所得之人卽爾矣吾亦不欲常常如是令爾生煩
則惟有同作旅行以自怡悅印度也或世界之遐陬匪不樂從世
界固大能如此行樂直可云世界中但有二人或同試馬或同獵
獸取猛虎復太息曰以上所言皆魯意不能來故放蕩如此也二
人車中語刺刺不能休雖車馬之行甚緩然終有路盡之時凡人
情長語絮者覺旅行之道乃短促至於異常及夜至天甫黃昏夫
人卽投身其懷太司當爲愛情所振至於心顫不已以上均太司
當所夢想之事今乃實行矣而愛情二字尤時穿貫雙耳之中尤

爲奇特。讀吾書者。當知愛情之始。入手勿論。後來之修短。然皆信相愛。可以白頭而造化之。弄人能變易時勢。卽有幸福。亦往往出諸意外。太司當所處之時勢。雖不云不幸。靜言思之。亦自可笑。太司當初試愛情。飄然欲仙。幾忘前此及將來之事。舊日之局。本與魯意同。食其貧。至後來如何。則必魯意不來。此身方有幸福。且幸福專恃一婦人之喜怒。而又何能深恃。此外尙有一節。其近恩海厄。似託身卑賤之倫。若在朋友之倫。尙可權其緩急。今旣成連理。不應乞活於裙帶之間。今更與魯意重圓。則爲負恩海厄。若阿好恩海厄。又似有分潤之情。一則負心。一則抱愧。皆不善也。每見夫人以金賜逆旅人。或賜御者。則立時變易爲愁慘之容。不勝其愧。猶幸婦人乍得新歡。用心極細。心緒已爲所猜。則思以法融其抱。

歎之心。每見太司當太息。卽與引手曰。爾勿多心。但當希望。於是
喁喁私語間。已至森尼佛。入城前二十分鐘。御者曰。此非法國矣。
此新聞在太司當爲極佳。彼誤殺沙子。深防爲公中人所得。追獲
兇手。至此心方釋然。夫人語太司當。當少息於此。而太司當重違
新歡之意。且道行已倦。遂同下車。而太司當仍處追隨之列。以護
照尙須檢驗。夫人。心防其愧。則盡力補以愛情。以洗其爲奴之辱。
車行旣罷。遂易輪舶。夫人乃挈太司當趣掠棧路。過麗孟之湖。湖
平如席。疑水與天接。兩岸風景如畫。村屋鱗比。林香鳥語。在萬綠
中。二人同觀。意天堂不是過也。太司當近舷而坐。目注雲山。遙盼
遠岸。微茫之雲。樹心中若有所思。蓋思此大樹之後。或有高屋屋
中。美人似爲魯意。非恩海厄也。果非迴眸見夫人與之微笑者。則

心中把持之。魯意知且不久見形矣。則以手自拭其額。行及舵次。見水際之岸漸漸而遠。又思此水之後。又有水。漸推漸遠。且此遙天之後。又有一天。其下路曲而暗。有小屋。敝陋不堪。其中爲法國之巴黎。森予沙格街屋中人。卽魯意也。思及於此。似有遠眸矚及舊居。方其別時。天色愁慘。至於今日。則頗有陽光射入其中。而念家之心。乃過於懸盼。天堂然舟每一動。則離家益遠。或且終身不及見此破屋矣。恆人之心。偶思前事。如履長梯。每登一級。或爲深愁極恨。層出不窮。且與所愛之人隔絕。遠方則彌念此人之可愛。太司當雖在夫人之側。覺愛魯意之心。乃逾前。至於數千萬倍。此時直欲以魯意易夫人之恩愛。實則魯意果來。則又抱歉不與夫人共處。果二女同居。則又必生其妄想。將聯合二美而爲一。若恩

海厄之心。則思以法與太司當同享其富。且不至傷太司當之心。二人各有所思如是。而同舟之人。則或行或坐。或餐或吸菸也。

第九章

此時馬西利湖邊。有精舍兩區。厥狀如一。其鮮華美好如姊妹之花。望之如小小鳥巢。在於山跌水際。爲波光所蕩漾。牆爲白堊。窗間垂繡奩蔭。此樓心光景恬靜。遊人行經其側。在高樹涼風中。宿鳥爭鳴。時時見耕夫經樹下。而過一一入畫。蓋天然之美景。必有天生之人類點綴其間。此二屋外。尙有他屋。然自山上下瞰。此兩屋超然拔俗。而出兩屋各有圍牆。相距可百步之遠。識者謂此屋雖出一家。然實不欲聯爲一氣。此卽蘭直西伯爵及夫人之別業。今則成恩海厄與太司當雙栖雙宿之所矣。二人在東母達索拉

小住後。穿過三伯浪。遵坎那拉大路而行。未幾至別業矣。一日清曉。在馬塵高起中。一車遵湖邊而馳。太司當已易奴廝之衣冠。坐於夫人之側。夫人一見此湖。喜出望外。卽呼曰。爾不觀對湖有白屋二。卽吾家也。太司當曰。見之。夫人曰。見之眞耶。曰眞。夫人曰。此二屋無一不同。爾自檢一宅居之。醫生汝亦聞之否。太司當曰。可。夫人曰。爾亦知所處之地位乎。曰知之。夫人曰。汝蓋以藥出吾於死者。太司當曰。此事與實際乃相反。夫人曰。汝但曰在旅行中相遇。太司當曰。可。爾蓋欲示人以身不去。醫示其感激之意。故常令同居。用自醫其宿疾耶。夫人曰。太司當汝當知婦人欲行其自由之事。在奴隸前必當詔之以理。庶不之疑。汝之所以能至此者。卽以醫名。名雖不正。然亦足。蓋吾羞太司當曰。爾殆仙姝。夫人曰。爾

亦愛我乎。太司當曰：永相愛。夫人曰：此卽吾之所望者。今我能否以蘭直西之屋相授乎？汝直可居至魯。意到此時，再圖遷徙。太司當慍曰：何爲言此？夫人曰：幸恕冒昧。人心往往關懷實際，數分鐘後，車停於白屋之外，屋中臧獲爭出迎迓，欣慰之中，爭以目視太司當。夫人迴顧太司當曰：醫生爾未至爾寓時，可先觀吾寓。太司當鞠躬後，卽隨夫人入內。當此之時，侍者將行李而下，凡箱籠中有書、太司當名者，則遷之於別室。太司當及夫人周視屋中，夫人旣喜其故而太司當則甚悅其新。夫人每視一物，均動愛情，似皆含笑迎其舊主。樹間之鳥亦似戀夫人之歸，栖樹歡歌不已。夫人視屋中陳設至美，等於巴黎之故居。凡經人念慮所及之侈靡，夫人之居皆備而無缺。廳事之壁皆油畫，古代之聖哲，窗皆寬廓，窗

外。列。山。茶。花。無。數。小。客。廳。中。微。微。陰。沈。奩。深。光。縮。僅。能。分。辨。屋。中。
陳。列。之。木。偶。人。浴。室。中。均。大。理。石。花。屋。既。修。長。且。香。氣。鬱。勃。人。入。
其。間。沈。沈。如。作。香。夢。果。集。此。屋。之。物。事。非。操。堅。忍。之。心。以。待。則。五。
洲。之。物。不。能。卽。聚。蓋。制。治。之。工。非。難。而。轉。運。之。力。難。也。夫。人。一。
指。示。太。司。當。道。其。出。處。太。司。當。聞。之。不。以。爲。慕。轉。覺。其。抑。抑。於。衷。
且。愈。視。此。婦。人。之。富。覺。已。一。身。之。出。處。愈。微。脫。一。日。不。愛。此。婦。人。
者。則。身。在。其。旁。當。顏。汗。不。已。卽。此。婦。人。據。有。無。數。之。寶。物。均。得。諸。
男。子。而。己。身。亦。爲。男。子。胡。以。不。能。以。寶。物。予。人。似。逐。物。皆。有。主。名。
而。主。名。則。爲。此。婦。人。欲。斥。而。去。者。夫。以。遺。產。物。授。於。此。婦。人。之。人。
在。此。婦。人。之。心。宜。感。激。無。已。過。於。新。歡。之。男。子。今。乃。不。爾。則。婦。人。
之。情。可。知。於。是。瞪。目。視。此。帷。幔。如。有。所。思。因。憶。其。舊。之。荒。陋。因。曰。

脫非恩海厄遇已於陋室中。又安能愛我而不厭我。太司當如是設想。乃無甚謬。蓋夫人之愛太司當半由於好高而有德。色而夫人心。中亦未之知。其視太司當蓋謂苟非我者。其人骨朽矣。即使不死。一生亦無幸福之足言。且其性命及其後此之運途。全恃在我。而太司當愈思。乃愈懼。亦愈憶。魯意所遇之艱危。夫人以經年不見此屋。大喜欲狂。亦不計太司當之癡立而凝思。忽至太司當之前。引至窗下。指示園中。有黑板一。夫人曰。爾亦欲見我縱槍乎。遂有侍者負篋而過。夫人呼曰。甲丹那。爾取我牙槍至。復謂太司當曰。二槍均佳。汝亦善此乎。太司當曰。汝當知吾技之劣。去身三寸。尙不能中。何論其他。吾身固非蚊。何爲不中。時甲丹那已荷二槍而至。製造甚工。夫人磨令收藏。又防太司當憶及當時自裁之

痛苦。則道歎不已。二人乃同過別室。此室外貌雖同。其中則否。簾幔頗陰沈。使日光不能遽入。複室純以幔爲之。似亞刺伯國王之行帳。似王甚憚。將入幄殿中少眠也。花窖中純百色之鳥。其色如活寶石。及鑽與飛花。與天然之花。比匹而無媿。中有長廊。均懸油畫。畫古來聖哲。及往古之美人。蘭西直伯爵生時。固有巧思。善自陳設。其居此宅。乃類皇居。廊中匪惟懸畫。且陳瓷器。壁上並懸各國之兵器。其下則延客之所。雖非華美。然亦可人。園中有白色牝鹿一。及火雞。夫人至時。鹿則以舌舐夫人之手。太司當曰。此間匪物不愛爾也。夫人曰。我但愛爾。復大聲呼曰。醫生。汝非吾客。蓋吾鄰也。可自入臥室。少休。吾則至馬廐。備馬待爾。睡醒時。同出遊。太司當遂登樓。入臥室。坐於窗下沈思。見夫人同女僕。行過樓。

下。仰首與之爲禮。始入林陰而去。太司當此時。腦中似爲亂絲所
雜。紛不能解。每視一物。輒經時不休。竟似不辨爲何料所製者。徘徊
樓心。忽爾觀書。忽爾倚窗。終則臥於榻上。帷帳深沈。臥之如當
深夜。一身旣倦。不期立入黑甜。及醒時。夜已深沈。卽起至窗前。而
星稀可數。四邊皆靜。夫人所居。全涵月影之中。而大樹亦時時搖
動。於月影太司當知達曉。萬不能再寢。卽乘萬靜之中。出觀其久
居之地。乃出涉園中。徘徊不已。然足音甚微。防生迴響。遂至平台
之上。遠望湖光。湖波一動。月輪在水。亦閃閃不定。一白如銀。縷太
司當開門至湖邊。而浪花四濺。太司當席地而坐。觀此夜景。直至
日光甫出而止。忽聞蠻靴細碎之聲。迴顧則恩海厄已至。與之微
笑。言曰。哲學家坐此深思物理乎。太司當亦曰。爾乃爲早起之人。

夫人曰。凡人自久醒而睡。則久睡必醒。此物理然也。太司當曰。自十二點時已醒。至此尙未交睫。夫人曰。何爲。太司當曰。吾有所思。夫人曰。何思。太司當曰。思爾耳。夫人曰。爾善媚人。太司當曰。苟非思爾。試問此長夜漫漫。長日悠悠。吾心一何所寄。惟吾所處之境。地乃昏昏如夢。即使清醒。亦如夢。嚙似晨光一動。爾之愛情。卽歇。又類傖父夢爲國王。一醒而大寶已失。夫人曰。爾且安睡。吾身終屬爾。即使清醒而夢境亦隨人。而在夫人同坐。太司當之次言曰。吾能使爾無疑。太司當曰。恩海厄聽之。爾好繁華。中心舒泰。我出寒素。轉生慄懼。設爾能如我之貧。或我亦如爾之富。則彼此平均足成匹耦。夫人曰。爾奚爲不視我爲天主之化身。太司當曰。然。天主能使人身之安。萬不能構美宅於湖濱。亦不能爲其人之外。夫